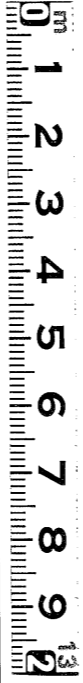


山陵志 二



タイトル番号 : 0101

書名 : 山陵志

1冊

288

# 山陵志

九志 二

51291

25 3 31

九志

神祇志 山陵志 氏族志 職官志 服章志  
禮儀志 民志 刑志 兵志

右九志山陵以稿先成故刊之職官亦尋爾

修靜菴藏

山陵志

九志 二

古之帝王其奉祖宗之祀而致仁孝之誠也郊以配乎天廟

以享乎祖配乎天則作之靈時至尊至嚴禮弗敢瀆說在神祇志

享乎祖則立之大官以置祝宰百世弗毀特報其有盛德不

烈者焉如伊勢及賀茂八幡廟是也而其餘各就山陵以時將常典有事而

禱告於是諸陵察之職治部省管之掌喪祭之禮供幣之數及陵戶

名籍與其禁令而正其兆域脩其垣溝虔其所職其有儀則延

諸陵式謂其世之親者曰近陵疏者曰遠陵其供幣之數亦從有差歲十二月月上旬察錄之併諸國山陵使姓名及驛鈴等數

以申省省申大政官然後頒幣即日遣奉乃謂之荷前之祭且陵墓之側其有原野者察仰守戶并移所在國司共知豫除之

使失火無相延燒又其兆域垣溝有所損壞者令守戶脩理而專當官人巡檢校固不得葬埋臣庶及耕牧樵採也○按荷

前之荷讀為登。登成也。謂年穀成熟。蓋薦新以其先成熟之時。故謂之荷前。祝辭式。荷前或讀為初穗也。夫初穗之享。後世雖轉將之。歲終也。由名而求實。起于薦新。可知。故曰山陵猶宗廟矣。謂農神。稻荷其取成熟之義。可以徵矣。故曰山陵猶宗廟。

也。苟無有之。則臣子何仰焉。山陵中納言藤原吉野諫云爾。

臣子惟仰乎此而祀焉。則其禮隆矣。律謀毀山陵。謂之謀大逆。

與居八虐之一焉。則其刑重矣。是王者之以孝治天下。所由而

基也。胡其可不畏敬哉。上古大朴。山陵之制未備。瓊杵氏。

炎見氏。彥波瀲武氏。邈矣。三陵皆在日向國。自太祖至乎孝元。

猶就丘隴而起墳焉。自開化其後。蓋寢有制。及垂仁始備。

下至于敏達。凡二十有三陵。制略同焉。凡其營陵。因山從其

形勢。所向無方。大小高卑。長短無定。其為制也。必象官車。而使

前方後圓。為壇三成。且環以溝。延曆十一年。以廢太子早良為

穢。湟溝也。因知諸陵之溝。亦其故。然也。壇不必三成。舉其率言之。夫其圓而高者。如張蓋也。頂

為一封。即其所葬。方而平者。如置衡也。其上隆起。如梁輈也。前

後相接。其間稍卑。而左右有圓丘。倚其下壇。如兩輪也。及至後

世。民睹之。而莫能識焉。猶號曰車冢。蓋亦以是也。凡陵側之地。必有三五丘。

冢。乃視之。陵頗小。而班列其前後左右。此蓋當時所陪葬者也。其狀率皆圓。則人臣墓制亦從可知。然其象官車。不必為帝陵。

也。何者。其類間有之。而其非史及諸陵式之所載。莫審為何物。疑是皇后皇子若重臣。別勅所許。或帝王改葬。而其故陵尚

存。自用明至于文武。凡十陵。特變是制。但圓造之。穿治。玄

室於其內。而築之以堊。覆之以巨石。石棺在其內。南面。故其戶

南向。而累石為之羨道。其制嚴密。既已如是。是以不復環之以

溝也。班鳩大子治壽藏于河內。磯長即是制也。當時大子自負聰明有才藝。居作者之聖。於舊章多所變替。乃若山陵。蓋亦然。歟。諸陵式載大子磯長墓。大子傳曆徒然州。並言其治壽藏焉。大子者。用明帝之子。而山陵變制自。用明始。是大子好異。倣漢唐之制。而所為然。其制不惟限於帝陵。下及乎諸有冠位者。亦用。但視之。帝陵必界。而小。所以明等差也。大化二年有詔。定陵墓之度。王以上之墓。其內長九尺。高廣五尺。外域方九尋。高五尋。上臣下臣。其內皆準于上。外域上臣方七尋。高三尋。下臣方五尋。高二尋。半大仁小仁。其外域長九尺。高廣四尺。平而不封焉。大禮以下。小智以上。亦準大仁。凡五等。是因大子之所創。而為之度也。其工役。王以上。千人。七日而竣。次半之。五日。次。又其半之。三日。次百次。半之。並一日也。古者棺槨之制。檀弓曰。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又曰。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喪大記曰。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甌。言其巨細。不過如此。而春秋戰國之間。諸侯強僭。日甚。羨道。周之。隧。隧者。王冢也。曩以晉文之功。而所不見。許至乎僭。王者又何憚哉。即其冢之高。壯堅密。以務其修。至秦始皇而極矣。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堀。魏襄王家。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

手捫。樽滑液如新。又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室。併考之。今陵內女室亦謂之樽歟。迄于南都更復

舊制。惟其所仍。正南面而已矣。古之大喪。厥紀無傳。然觀乎山陵遺制。及石棺暴露者。則其牆。妻衣衾。珠襦玉匣。與夫銘旌。鼓吹之儀。祭奠明器之數。雖一無見。文獻之可徵。猶足以知其禮物之有在焉。而至如其用殉。雖曰甚慘。其所由起。亦必有以矣。蓋國初佐命功臣。與宗社同休戚。其忠誠惻怛之心。曷嘗不期以死終始哉。方臨大喪。自刎陪葬。以遂宿志者。或有之。而流風慕尚。因仍成俗。卒至於使生平所愛。必例從死焉。乃以垂仁帝之齊聖仁恕也。而為之惻然。不忍其臨穴惴惴無罪而就死地。誕能發德音。建明制。代以土物。置土師。臣以司喪紀。且石棺

之設。先朝既有而製造未有專職。至是置石作連以治焉。

垂仁帝二十八年倭彥薨用近臣為殉生埋之其呻吟之聲旬月不絕。帝聞之惻然乃詔羣臣曰生之所愛死而為殉不亦慘乎。此雖古之遺制安可遵用。自今議止之。明年皇后崩詔曰殉死之俗前知不可。今是葬也為之如何。野見宿禰奏請以土物代之。帝嘉之立為永制。以野見居其官乃因官賜姓土師臣又據姓氏錄方此時武真利根獻石棺賜姓石作連然石棺暴露。孝昭陵以下往觀之。其卜塋兆程土物而興徒庸則非始於此。故曰先朝已有。

也必徵於天下諸國。然民以其哀如喪考妣乃咸子來服役無

以為厲。應神陵東北之隅營築未了處名甲斐阪土人傳是

復治也。又仁德陵上四處名尾張谷即尾張 孝德中興爰

制其度。凡陵墓高卑之等其工役之課乃有常程。詳見前註及中

宗繼統。慮其德之不如古。深恤民隱止其役焉。天智帝葬其母齊明帝于

越智以間人大后祔焉而曰我奉天皇大后之遺詔以深恤民隱不敢興石椁之役冀永世以為鑑戒。○按石椁謂穿

治玄室於陵內蓋其營以勞民大重。故工役之費乃官給之不復徒勞。 夫惟恤民隱是以能止其

役焉。故齊朋及天智陵是其治之也。無乃從儉乎。然而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况王者乎。宜後朝不敢安之即就其

陵更脩造是亦所以追思繼孝也。持統帝元年皇太子率公卿百寮國司國造及百姓男

女營大內山陵可見此後與其役焉。文武帝二年冬十月修越智山階二陵所謂山階是。天智陵也。明其所初築皆從儉

也。夫古之俗其狎乎鬼神而瀆齋盟所以求福於冥冥之間固

民性蒙昧之為而逮乎佛教之行據是攬眾志獲國權舉喪祭

之紀莫不咸為之所亂而自持統之喪始行火葬其為弊也

世以甚矣。列子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

死。衆染積薪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夫然則夷蠻之喪。固有如是者。而佛之所生。身毒國。或與儀渠同俗。故亦行火葬也。後世浮屠氏。曾不之識。奉以為典章者。乃不深思之過也。持統帝之時。宇治之僧道昭。其死。始行火葬矣。然彼者。方外之士。固不足怪。今至其用諸大喪。不亦悲乎。及皇都奠于平安。則其郊野之際。負山帶川。不甚博。其丘阜之形。蓋亦宜陵者鮮矣。是以其陵率皆平地之所築。而遺詔依例。以薄其葬。最爾坏土。無復如舊。况其火之。不必於陵所也。餘燼遺骸。輒于毛髮。由是遷徙。弗一而已。既而塔擬山陵。僧司喪祭。不復奉謚。遂停尊號。其自居儉。雖如是也。至乃鑄造佛像。經營伽藍。務窮莊嚴。尤極奇麗。太費國用。曾莫之卹。嗟夫。廢先聖之禮。奉異端之說。惑已甚矣。而其弊之極。以山法師富擬於王室。權威於禁

衛。邪行橫作。常犯其上。動輒構兵。不可復制。以鴨河之暴沸。為

患京邑。汜濫行溢。民弗安處。猶得與之並稱。反殊劇焉。白河

言曰。不從朕心。惟雙陸。采鴨河水。山法師也。已。邦國憔悴。職是之由。而自紀綱不振。官

失其職。諸陵寮廢。奉幣使絕。而後發陵盜藏。無所畏憚。戰國喪

亂之際。其禍何過。所在伽藍。遇兵盡殘。塔中所藏。亦從而亡。嗚

乎。可勝慨哉。幸而其所完以存。惟泉涌寺諸陵及其餘二三也。

已矣。夫喪祭禮之大經也。而天下離世多難。至乃園陵廢。春秋

闕。如此之極。命也。謂之何。既自臨大喪。而火其葬。黔靈車。赭梓

宮。堂堂禮典。委灰燼。幾何其不化為夷蠻哉。近世國恤。纔止之。

自後光明始。後光明帝。近世聖主也。幼而英明。慨然有志。於復古。不幸短命。春秋二十有二。以痘瘡崩。

時朝議依舊將火葬。有一民鬻魚為業者，呼八兵衛，常聽命於宰夫，出入官門，聞之大悲，勸歎曰：嗚乎！聖天子，何天命之薄也。可奈之何！且夫火葬者，非聖人之道也。況今大行在天之靈，蓋嘗疾浮屠氏之虛誕，斥異端最甚，而其送終尚猶從事於其所斥邪。吾小人苟目不暇，不肯從朝議，敢諫爭止之，不能則身死之。於是奔走於仙洞及執政之門，所至號哭悲泣，敢請止火葬，以從大行之志也。朝議輒為之改，而火葬止焉。蓋感八兵衛忠誠也。噫！匹夫有志，何事不成。上之人不為，則其可慚已甚矣。以百王之弊，其所革先發乎此。如其悉皆復諸禮，天將有待其時而然耶。今竊因古圖，參覽舊記，周視陵地，咨問芻蕘，尚有可以考見作山陵志。

大和山陵凡三十有一所。按山陵謂帝王之墓也。凡墓者

以其築成曰都賀，以其外歲曰芳賀，而山陵以其所尊奉曰美佐佐岐。先稱以美尊之也。佐佐岐奉也。陵號故

因陵地號之爾。即如曰畝旁山東北陵曰今錄之曰某

陵在某地而注其下云云，則於文不獲號陵以地。故姑改之以從謚焉。夫謚者自神武至於文武，凡四十

有二世。是淡海文忠公奉勅所制。甘露寺親長日記引後花園帝之喪大

納言藤原通秀所奏議云云故其撰令也。公式平出條有曰：天皇謚矣。義解云：謚者累生時之行跡，為死後之稱號，即經緯天地為文，撥亂反正為武之類也。令是大寶之初，淡海公奉勅所撰，至養老三三年，公重奉勅刊脩之。而其公式云爾，則刊脩之日，謚已建，斷可識矣。古事記成於和銅四年，而其書未有謚，然則其建之當在乎自五年至養老三三年凡八年間矣。四十有二世，獨不謚。帝大友而代之以神功后，蓋當時以承天武之統，而有神武以來，則其言孟浪不足以證是三船姓氏與淡海

公封國同名故謬作此說也且書紀以刊令之明年而  
成焉則載謚固也然先載其故號而謚輒注其下不敢  
大書之即其故號者假如神武曰神武之神武之平定中國也  
是其所以先載之者存古也神武曰神武之神武之平定中國也  
以其功定于磐余遂建為號故古事記書曰神倭而書  
紀改之曰神日本此日本謂今畿內之倭以倭是神州  
曰神倭神日本同焉曰天子者天下宗主也以其所宗  
曰擬子其後世之號曰大倭彥曰大倭根子亦皆襲之  
也磐余地名也如磯城彥玉手觀神瀨川耳曰武瀨川  
耳安寧曰磯城彥玉手觀耳及玉手觀即其  
名而瀨川磯城亦取於地名而所號號以冠其名且加  
之曰神曰武曰彥曰大之類是臨時所尊而稱然非世  
世皆有之如應神仁德直著其名曰譽田曰齊明  
大鷦鷯此純乎質也如孝德曰天萬豐日齊明  
配之天而所追號追號亦謂之謚歟考之續書持統  
謚曰大倭根子天之廣野姬則其類推可知雖其言  
冗長不雅此寢乎文也自文忠制謚法文章章而王者  
功德斯著此文之備也乃寢乎文者雖其言冗長不雅  
猶以存古亦並行之自謚淳和曰讓彌遠後不復

爾也且舊典神武之廟號太祖天智之廟號中

宗三善清行改元議云遠履大祖神武之遺蹤近襲

典多殘缺特以其有光烈盛德而所號歟元明帝臨崩有

遺詔俾母奉謚而追號直用其所居國都此蓋自謙不

敢當謚也元明陵誌石今暴露移在他所其銘曰

天皇之陵此蓋葬時所號然謚者所以稱君父之德而

臣子之情安敢忍乎以遺詔而終廢其典哉故謚曰

元明然其謚之也意當及乎謚元正而同奉焉故其

謚皆以元冠之矣天平勝寶八歲太上天皇崩聖

佛故不奉謚據當時有此勅而觀之若二元女皇  
雖乃遜位尚非出家非出家則其當奉謚且聖武之



追謚在天平寶字年中 元正暨 光仁 桓武 文

德 光孝之謚其奉之各當在其 後朝蓋皆是葬然

後謚惟 仁明謚然後葬明德實錄特書曰葬仁明皇帝于深草山陵餘皆不

也然 聖武其初以出家歸佛不敢奉謚也 廢帝天平

寶字二年百官及僧綱上表尊 上皇曰 寶字稱德

孝謙皇帝尊 皇太后藤原氏武后曰 天平應真仁

正太后於是追謚 先帝曰 勝寶感神聖武皇帝書本

曰追上尊號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謚曰天鑿國

排開豐櫻彦今考之所謂追上尊號亦謂謚也而其不

言謚與下文所云 孝謙之號遂為謚焉凡帝王謚號

蓋如此云爾厥後追號有二焉一取官名也一因陵地

也曰 平城曰 嵯峨此類官名也 平城帝之謚曰推國彦然而世

因其御所之官曰平 皆其遜位所遷御焉而遂稱之

不復奉謚非終阼也 自淳和以下 清和 朱雀

三條 鳥羽 二條 九條 華園 龜山 伏見是

皆 上皇院名遂以為稱獨陽成院者 陽成所降誕

為官名此 凡人主遜位必遷御離宮稱之曰院 嵯峨離宮

院是 自 宇多以降停謚而 朱雀以降院代尊號不

曰天皇蓋原乎此矣後世其終阼者亦崩曰院後一條

為始其後如後朱雀 後冷泉 堀河 近 而襲前

號曰後某亦 後一條為始是於 一條為之子且承

之統也非即其所 至乃其餘不必皆有謂焉 後朱雀

也故不敢一一枚舉惟後二條後深草即其所葬而以後龜山

後土御門皆其所終焉明曰深草陵故對此為後云曰宇多曰醍醐曰村上是皆陵

地也因陵地為稱古有之如桓武曰栢原天皇是也

後世罕矣惟深草然後曰白河有遺詔稱之然而非陵地

非所遷御宮名也蓋嘗造浮屠大像構院安之于白河

無乃其故乎其餘不詳也六條高倉土御門是也夫停謚有說

必謂臣不敢議君子不敢議父曰有所諱似矣以天子

之尊不曰天皇此果何意哉嗚乎闕大典損國體莫大

焉源親房以為非臣子之道其言當矣後世奉謚曰

崇德曰安德曰順德屢屢是已後鳥羽其初謚謙德及後嗟

峨登極乃改今號然以是觀之烏在其必停之哉况乃天皇固

至尊所宜稱故良史書之不敢以院可謂得體且加之

奉謚定陵號以脩祭祀其於致孝於鬼神庶乎有文也

大祖為神武相傳下鴨之神奉御祖猶言大祖神武陵

在畝旁山東北隅諸陵式畝旁山東北隅指其地方曰南北之類

率據諸陵式不復多引他書而證之曰白檮尾上古重按

大祖之平定中國相畝旁東南以為土中營王宮曰檀原官

蓋以其官樹檀而所名歟古事記檀作白檮白檮即檀也又

稱陵所在曰白檮尾上不是移之以官樹則取官名也尾上

者山岨如尾者之上今畝旁山東北隅所呼曰御陵山墳然